

溫州經籍志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八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明

康氏

從理

二鴈山人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未見

侯一元序二鴈山人集者詩人康君之所箸也蓋鴈蕩山者吾溫名山也而南復有一鴈蕩競爽離立而君乃生其間庸詎偶然哉余早歲則識君余弟舜昭所雖知其長者未知其詩也已君比遊盡友當世豪俊則詩名大起而同里參知王君者尤知君君詩所稱舉火家貧恃晏君者是也君之遊雖多公卿隆隆乎其貧乃如故不墮其守也所傾蓋

輒膠漆賓館有魚而常越吟思歸不忘故也已而竟歸栖永嘉山水間而其詩益精每一篇出詩人爭傳之咸品君第一人方爲君多之而君乃以疾卒年五十八矣士友既甚痛君將永君於千載會有吳中曹君者詩人巨擘也正來求君後之僅數日乃哀哭君而遂刪定其詩爲若干卷總若干首而君之外兄少尹王君者亦詩人也相與勗力君不朽之事寧有遺憾乎哉吾知君之目固瞑矣瞑矣序曰君之詩高者乃優入盛唐闔域下者亦夔出流輩是其傳無疑也乃余因君詩而上下於古今詩人之際大率其自爲言也常合其爲人言也常離三百篇漢魏皆自爲言者也六朝侈靡則爲人之歆豔之也唐以取士士無不爲詩而詩亦多爲律者則以人之富貴之也蓋兩者參半焉而工拙始分矣君生于休明其取士以經義不以詩而君乃癖詩無祿利之望以詩贄人人輻輳歸之無不願爲君役者而君乃不以牟利竟以窮終其身故

君之於詩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快意當前其孰不爲工而工亦安取
人憐哉然則詩之本君得之矣則宜其絕衆流而躋於岸也夫所謂永
君於千載者非名耶名儒者不近也雖二氏之學亦無名欲顧君子之
所以能相倣天壤者獨心焉耳故讀君之詩則知君固窮之心與諸君
予斷金如蘭之心是爲序時萬歷辛巳孟秋旣望

二谷山人
近稿一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康從理二鴈山人集字裕卿永嘉人任俠能詩與
曹子念爲外友子念刻其遺詩

胡應麟詩藪 康裕卿詩尤長近體七言律閎壯豪麗翩翩布衣之雄
爲人爽朗俠烈片言可寄死生兩瑯琊皆酷重之今尤不易得也

甌中紀逸康山人從理字裕卿遨遊兩都聲名藉甚所著二鴈集上獵
三唐未窺六代故酬應頗上寄興甚淺其人負俠任真雖名動公卿而

家徒四壁故足重也

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靜志居詩話裕卿任俠談兵間關戎幕劉將軍子高建燾毘陵病革裕卿馳赴與訣經紀其喪扶其柩至武陵遠近皆義之居燕偕黎惟敬輩游西山其倡和詩僅存餘多散佚太倉曹子念收而刻之

明詩綜四十九

案曉山康處士從理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曹子念名昌先一字以新太倉人王世貞甥箸有快然閣集十卷見明詩綜六十三及千頃堂書目二十四其所刊裕卿詩今未見傳本

王氏

失名

晚翠軒稿

二谷山人近稿二

佚

侯一元序外史氏曰夫詩其難言哉其有分於道也猶之耳目鼻口皆心之達也猶之戚之呻而適之笑也有所以然昧者爲之則或至於嘔心擢肝而不已長吉玉樓知其非正命也已吾郡之詩當以華白山人

爲冠其在吳者有王大夫序矣已而彌工又彌多爰有茲集焉余非知
玉者烏能辨其孚尹肉好哉蓋山人嘗爲余言童子鳴之善詩也一日
持是稿及童詩視余良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顧山人高潔亦類
童童沒而吳之君子有傳其詩者故可貴也今吾郡知山人者衆矣勤
校讐而樂出鏤者誰哉毋令吳之君子郭公我也雖竄願負弩以先之
是爲序詩萬厯癸未七月下澣

二谷山人
近稿二

案晚翠軒稿舊府縣志未箸錄二谷作序亦不言其姓名惟二
谷近稿九有和王華白菊花詩二首知其姓王然其名終無可
攷

金氏

翻

文峯集

千頃堂書
目二十三

佚

非非稿

千頃堂書
目二十三

佚

案文峯金通判翹道光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介節傳並有傳

王氏

叔果

半山藏藁

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千
頃堂書目一十四

未見

茅坤序余同年廣東觀察王公德數稱從兄西華並陽谷風神藻雅當於晉之王逸少唐之白香山無以異者余竊嚮往之數獲締交云已而西華先生沒其子簿國使君光蘊遣使函先生詩文藁二十卷屬余序余再拜稽首而誦之颺言曰大較先生澹宕不羣故其發爲詩歌文章之什雖第進士軒冕仕路而其心固已泠然遊於丹山綠水紫芝瑤草之間古所稱物外司馬是也其所首可考見者半山賦賦之所次湛天

池浴日月羅巖岫珍泉石與夫盤桓謝眺清嘯孫登卽其中所醞釀處
故其珥筆抽毫所嚮燦然憂金石掉雲霞鏗黃鐘鳴大呂令人讀之若
將入少室終南之宮而與角里綺季相與揖讓其間他雜箸上下兩卷
尤爲卓犖倜儻可謂碣石蓬島之窟而與世之游氛浮埃杳不相及嗟
乎茲固當與日月俱遠傳之無斁者已是爲序

湯賓尹序富貴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
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立
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沉頓歲月剗刻筋力精已耗矣遑
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下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姿才廣方
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
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富貴所自有矣宮廬服輿食飲聲色之奉皆有
以過人孰非天之寵歟旣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

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
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
所不兼取也博物之才美詞華剝剝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
出也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學亦復不
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
而下猶未免爲人所窺諂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
報也郡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余得以觀焉所爲
詩若文大要惟靈發之嚴於矩尺絕無虛華蕩肆之態似代之爭工於
形似者初先生投稿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
爲之工乃不能不爲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祕乃有文
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爲貴人世其學登第四十年
居官僅八歲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

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爲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
長此物此志爾衆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
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

子光蘊跋光中憲公潛心嗜學不以寢食廢林居長年日惟研析經傳
旁及諸史簡端札記類以赫蹏積之累帙矣所爲詩若文出於酬應紀
遇投橐篋中未集也孤閒請錄公曰方今作者如林藻潔佗於海內吾
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哉孺子且休矣藉令假我歲月得於山中理故業
或稍稍次而藏之可也卒卒未得閒而公謝世孤發遺篋視之泫然不
能讀旣而戚然思曰前藁存者多補綴且脫落久之能無逸乎深以
懼乃手抄得賦二首詩六百四十首按歲編不爲類文二百首次以類
合之凡二十卷公家食時嘗讀書半山迨歸老日從燕憩蓋聚精遊神
於茲山也集成將歸之山中藏室因題曰半山藏藁夫韋公之經傳於

玄成楊氏之學世於長孺孤蹇淒寡昧愧紹家聞感竹素之存而抱蓼
莪之憾何忍於校錄哉惟公學行不詭先民藉手是編以之丐言於名
家庶以識羹牆而圖不朽云爾若違公夙命而以示人則孤之罪也夫

孤之罪也夫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

孫氏

昭

西行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三作西行稿無卷數二十四重出作西行集二卷今從之

二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斗城集

佚

案斗城孫御史昭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循吏
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黃氏

一鵬

編茗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三

佚

侯一元序編茗集若干卷南華黃子之所製也黃子自其爲諸生時卽以詩翰擅名吾郡已迺用明經擢第爲令江西以儒飾吏詩故不廢也頃之謝事歸益昌其詩又雅好奕則日與其里之詩人奕者爲橘中之會靡會而不詩故其詩益多且黃子自少鵲起從鼓篋擢桂牽絲解龜名與實馳桴答景隨人之以詩翰來請者踵相接黃子酬之無倦色其爲人穎而實其屬意專確而綿密其爲詩也類其爲人六義駢列綺語閒發意在詞先不爲虛綴余嘗評其詩如入岐豳之墟所見皆蠶絲玉粒又如陟崑止遊琪圃步步蹠實而希世之寶往往而有余目方熒之應接不暇而黃子顧撫其謙俛差擇之詩不云乎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辭謝不獲則爲叙而傳之曰余迺於今黃子之詩而益徵夫道術之一也夫人不能無思不能無言時則言之精者也古之舉以詩賦則言揚

也自變而經義以來士慮以詩賦妨工常輟不爲而耽詩者卽往往荒於舉業蓋二業相詘久矣至黃子而兼爲之然黃子卒不廢其明經擢第爲吏而政埤焉莫令劇也類以簿牒辨治否耳何暇及詩而黃子居官時時嘯咏習池峴山之風黃子優爲之而亦不廢爲良吏宦成來歸則或衰於氣怠於志黃子內則灌園樹藝外則應事酬物暇則飲博歡呼夫左畫方而右畫圓人所不能也而黃子常兼能之何哉誠以其實也譬之水焉惟其實有是源也故漢之則爲泉流之則爲川止之則爲沼滙之則爲澤疏而引之則爲溝洫奚所不可哉故道一而已矣道術之裂也人自裂之詩之亡也人自亡之而詩道自若也是故觀於黃子之詩者觀其實焉可也

二山谷山人
近稿一

周天錫跋已丑之春鄰人有以殘書數種來易穀者而先生諸卷在焉蓋鈔本也已從錫擔中得先生編茗集方知有刻本云今九月先生之

文孫卓知余采輯鄉先哲之遺逸者乃以先生藏橐見示蓋與余曩所得鈔本原一帙而兩分之第不知何繇散失耳卷中字法端楷塗乙改竄者再先輩用心精細如此因以歸之簡編如昨手澤猶新璧合珠聯似有神物擁護者黃氏子孫永寶哉辛丑十月

華雲樓集

東甌詩存二十王一鵬字文振號南華永嘉人嘉靖庚子舉人除武寧令

案南華知縣一鵬處士鍾子

王氏

叔杲

玉介園存稿

千頃堂書目二十二作玉介園集明史藝文志四作玉介園稿今從錄本

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闕

永嘉王氏錄本

詩者緣情之物也三百篇尙矣漢魏而來作者林立人各其體吾獨取於陶韋則以其情之所之異耳彭澤不爲五斗折腰飄然引去蘇州鮮

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二公者並有糠粃世塵芥視六合之致卽
今抽黃對白之士與之分曹而奏雕龍繡虎亦自斐然乃若抒性真而
洩道要求一言之幾於二公曷可得也以觀於今之作者吾師陽谷王
公其庶幾乎公自幼時舉於鄉卽刻意詞賦不上南宮旣久之乃成進
士爲夏官郎二千石歷外臺參行省一日致其仕而去嘯咏於水石花
竹之間意恬如也余少爲諸生以舉子業從公天雄郡齋見其一日之
間三時酌應三時燕閒每坐晚香堂中詩菊澆竹嘯傲其傍或引三五
童冠授經講業一咏一觴蕭然自遠以爲常旣遠去不久竟挂冠歸田
是觀之公之用情固自加常人一等矣今觀其詩長言短韻殊其體行
役林居殊其時乃清曠閒適脫然於埃壒之外洩道要而抒性真比于
彭澤蘇州有過之無不及也語曰詩可以觀不其信歟雖然二公獨韻
致勝耳功業無聞焉公守吾郡察吏安民興賢造士種種積效至今在

間閭之口其後於吳於閩治兵參藩所至有聲藉甚士林大業未竟人
尙惜之于今相狎林壑行年八十猶有嬰兒之色具三立備五福有古
今詞人所不敢望者何論陶韋乃益知公之所爲不朽大矣公有文若
于卷淵源理學高雅如其詩并集之題曰玉介園存稿同門魏懋忠氏
屬余校刻輒爲識其大都如此庶幾後之覽者得以論其世云萬曆己
亥春仲門人李化龍謹序

陽谷先生以詩文起甌東若曰玉介園存稿則先生自命云先生庚午
辛未閒守吾郡其治行如漢良二千石載在口碑今廿餘年矣復獲讀
先生存稿其詩興遠而逸調古而雅泉石花木居其大半卽懷鄉贈友
諸篇亦泚泚乎招隱之高致崇德之彝訓也其爲文則尤根據體要雖
應酬移檄之作罔不真切正大使人讀之忘倦謂可比美歐蘇以視侈
華而鬪浮者霄壤矣夫先生治行在郡行誼在鄉而詩文復如此三不

朽不全得之乎貞兄弟從先生久卽智不足以知先生亦不知阿其所好因序而傳之門人魏允貞序

余弱齡好吟甫弱冠與兄姪輩讀書山中故多山中之作時方治經生業惟好景適興不暇求工也及壯游金陵與一時作者相賡咏始稍稍屬意故稿中惟金陵諸作稍可觀旣濫仕籍宰邑治郡日與俗吏相對則又悉置去矣閒于游覽答贈輒復一作積數十年所存詩文稿成數帙治兵吳中時王長公元善爲序之欲余付梓余恐貽笑大方收之一篋置書室中甲午除夕值回祿倉皇不及持出悉付煨燼一僕少掌書記間以新草詩稿蓄之家偶檢得之兒輩復纂寫成帙僅存十之二三曩余守魏博時與南樂魏氏諸昆投文字知今長君中丞撫晉陽以新刻詩草并中子詩見寄且索余遺稿曰子雲太玄可能付侯芭否余重違中丞雅意命兒曹錄寄覽之僅可覆醬瓿耳萬曆丙申秋日陽湖八